

這是一種所謂「局外支持」的論調，看起來非常冠冕堂皇，也十分聳動人心。正如義共頭目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所一再表示，共黨並不急於參加政府；但他暗示，從現在起共黨將在政策方面受到磋商。換言之，放棄這種「局外支持」，來換取對於決策的發言權，這可能是義共與基民黨妥協的一項方式，也可視為義共的現階段政策。

未來政局展望

許多觀察家把安德瑞奧蒂的一黨少數內閣，視為一種過渡性質，共黨頭目貝林格也把它看成是達到「歷史性妥協」而與基民黨分享統治權的過渡政府。即基民黨秘書長柴卡尼尼（Benigno Zaccagnini）也認為這是回到「中間偏左」，包含基民黨、社會黨、共和黨的統治型式的一種過渡。美國與若干西歐盟國曾公開表示贊成此一型式。^⑩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

羅石圃

南北越統一政府，經首屆統一國會決議成立，所選出的府會雙方負責人員，雖大都為河內政權原班人馬，在政經體制上，亦仍然是南北分道並行，但由其迅即與「東協」五國建交，已表示對外政策將有大幅度的轉變，何以致此？這從河內突然提前建立統一政府的動機便可窺知。

一 河內不敢急于合併南越的苦衷

當一九七五年四月底，南越既被北越武裝部隊所席捲，西貢復被更名為「胡志明市」，而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在祝捷大會上又稱聲：從此自諒山到金甌已告統一，大家須為完成了胡志明統一南北越的遺囑而自豪^①，以致一般都認為越南已告統一，不料越共臨時政府又出現于西貢獨立宮，俄毛等共產國家亦仍在河內與西貢分別設立大使館，且南北越又以兩個政權次第申請加入聯合國，顯示在名義上，南北越仍然是分治並存。

由于今日南北越的版圖，在歷史上原是三分之局，安南王國，祇擁有北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

安德瑞奧蒂內閣究竟能夠維持多久，這要看它與共黨談判的能力而定。依目前的形勢看，基民黨政府不但完全在共黨監督下，甚至有寄人籬下，仰人鼻息之感；只要共黨高興，隨時可以停閉電燈、瓦斯以及自來水，並使內閣倒台。共黨無異在義大利埋下一顆定時炸彈，隨時可以爆發，而基民黨所採取的「容共」試驗，到頭來恐仍將自食惡果！（八月二十三日完稿）

註①陳澤豐，義大利政局及其大選，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九期。註② *Le Monde* 23/6/1976。註③余思宙，義大利組閣形勢，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註④ *Newsweek*, July 4, 1976。註⑤朱稼軒，從施密特風波看義大利組閣，八月八日，中國時報。註⑥六月十九日中央社羅馬美聯社電。註⑦七月十九日星島日報載美聯社電。註⑧同註⑤。註⑨ *China Post* Aug. 13, 1976。註⑩ *New Form of Gov't Under Experiment in Italy*, China News, Aug. 13, 1976。

圻土地；中圻為「林邑國」；南圻為「真臘王國」版圖，其間曾經阮朝統一三圻，但為期不過八十年，在法國殖民政府統治下，又恢復了三分之局；以北圻為「東京保護地」；南圻曰「交址支那直轄領地」；中圻為「安南保護王國」，名義上仍由阮王朝統治，河內設總督府，西貢設副總督府^②。至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再將越南平分，南越所有參加抗法戰爭的黨派團體，都因反對共黨操縱「越盟」而各自脫盟獨立，同時，不願接受河內共黨政權統治而南投的人，亦有百萬之眾。

因此，我們不難了解十七度線，不僅是地理上的分界標誌，在意識型態上，更有著顯著的自由與奴役劃分，這由河內不得不藉「民族民主和平勢力聯盟」等名義去籠絡南越知識份子的舉措，便不難想見南越反西貢政府的人

，並不甘臣服于河內共產政權。再由巴黎協定簽訂後，越共派遣在西貢的和平隊員五十人，其後均以過于同情阮文紹政府的罪名，一律撤到河內接受改造^③，這又說明在美軍撤退後，越共份子的地方觀念已超越階級意識。

倘河內在軍事佔領南越的當時，立即併吞越共政權，不僅南越人民將會參加尚未屈服的阮文紹政府部隊，並肩爭取自由獨立，連越共份子亦難免加入他們的陣營，何況毛共與越共之間，早有撇開河內直接交往以支持其獨立的暗算，一旦觸發南越反抗被吞併的怒濤，毛共勢必為越共獨立撐腰，這是河內不敢在軍事勝利後，立即在政治上吞併南越的苦衷。

北越共黨在西貢淪陷後曾經強調，今後北方的目標，為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南方的目標：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確立人民民主主義，依據列寧的解釋：人民民主，是「階段革命」中的第一階段，「它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人民民主制度發展的第二个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是工人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④。由此可見南北越在河內共黨的眼光中，乃處在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故認為統一為尚非其時，祇有等待循序漸進，否則便將造成政經的紊亂。

西貢淪陷後不久，河內便將南北越武裝部隊統一，并任命「勞動黨」的成員充當南方共黨組織與越共政府的領導人，又將南方的工業設備大舉北移，宣佈了「農業南方」，「工業北方」的經建決策。故在實際上河內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南方，自不妨等待水到渠成，再行統一。

二 提前統一出于蘇俄慫恿

上年九月十二日，北越國會主席長征，面告南越領袖們；越南仍須有兩個國家並存，不能過速謀求南北統一^⑤。至十月四日，范文同亦向越僑代表團指出：南北越雖已事實上得到統一，但仍有反對成為單一國家的越南人，所以必須爭取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人民贊成，方可正式統一^⑥。這都不難看出南北一統，並非短期之內即可一蹴而成，河內領袖們亦並不諱言。

不料言猶在耳，到十一月九日，河內與西貢又同時宣佈：決定召開「南北越政治協商會議」，「磋商祖國統一問題」，並發表了雙方代表名單，且在一個多月前，囑諭南越領袖不可亟謀統一的長征，便是北越的首席代表。至

同月十六日，此項會議即在西貢舉行，十九日公佈的「關於統一公報」中指出：決定來年四月選舉統一國會議員，負責制訂憲法，重定國名、國旗及首都。迨四百九十二名代表如期選出後，統一國會便于六月廿四日至七月三日在河內召開，除決定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及以河內為首都等外，並選出以河內政權原班人馬為主體的統一政府領導人。

這其間令人費解的：一為北越對統一工作以前總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何以現在又如此突然的提前舉辦？二為將南北越併為單一國家，在內政上可謂千頭萬緒，困難重重，何以統一國會在不及十天的期間內，便都迎刃而解？迅即有「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誕生？其實我們祇須求得了前一問題的答案，便不難了解後一問題。

從時間方面看：南北越突然宣佈召開籌備統一工作的「政協」，乃緊接着在黎笋率領北越黨政代表團訪俄之後，顯示此項政策的轉變，有克里姆林宮的慫恿存在其間。至十二月廿日，北越通訊社透露：黎笋在莫斯科所簽的「越俄經濟協定」中，載明蘇俄允對統一後的越南所執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可觀的科技援助和經援，該項計劃，為自一九七六年開始，至一九八〇年完成^⑦。我們都知道河內在九、十月間原曾由長征與范文同分別發表談話，均表明南北越統一尚遙遙無期，但黎笋在十月下旬所簽的越俄經協草約，竟又斷然將南北越所接受的俄援併入其規定之中，此或非北越對統一意圖的突然改變，而是出于克宮的借箸代籌。

其次，北越代表團剛離莫斯科，蘇俄「真理報」即就石油蘊藏量豐富的西沙羣島發表專文，謂毛共聲言擁有充份主權，而北越亦認為該羣島為它所有。由北平斷然出兵佔據，便是它使用武力進行擴張政策的最佳證明，針對這篇論文，毛共宣傳機構如臨大敵，電台報刊連篇屢牘地加以駁斥，在引經據典證明南海諸島的主權確屬中國而外，並指控蘇俄懷有「邪惡」「無恥」的陰謀^⑧。

這又不難看出克宮慫恿河內將統一工作提前，正是針對西沙羣島主權之爭而發。北平始終咬定這是它與西貢政府的糾紛，河內無權過問。至越南變色後，范文同要求北平談判邊界問題，所得到的答覆是：雙方根本沒有所謂邊界問題，又何必多此一舉^⑨？由于毛共乃從阮文紹政府軍隊手中奪回西沙，阮政府雖已垮台，但取代的是越共政權，河內既沒有公然予以吞併，自無

權過問西沙。如果統一政府成立，便擁有要求談判的權利，蘇俄亦可爲它出面撐腰。

三 毛越關係惡化的由來

北越與毛共關係，自尼克森應邀訪毛的消息傳出後，即已出現了鮮明的裂痕。施亞努在尼周會談時避居河內，并表示無意返回北平，周恩來送走美國貴賓後，迅即親往河內將施某接回北平，便痛責有人企圖在高棉搞第三勢力，且暗示此乃出自蘇俄的陰謀^⑩。這無異說明北越已與蘇俄聯合，準備利用施亞努在高棉建立親俄的勢力，使毛共所羽翼的高棉流亡政權落空，更可證明北越怨恨毛共向美國出賣它的利益，已開始聯俄排毛。

至巴黎協定簽訂前一週，周恩來面告日本議員，指出越南今後將成爲鼎足三分之局，美國對三個越南政府，均將一體承認^⑪。弦外之音，顯示造成越共在和議告成，于中部開府後，即脫離河內控制而獨立，美毛雙方已先有默契。再由越共臨時政府成立之初，毛共迅即與它直接通航，輸運軍火，及邀請其主席阮友壽訪問，簽訂「無償援助協定」^⑫，更顯示它企圖撇開河內直接籠絡越共政權，以便與高寮共聯成一氣，俾迫使河內不得不向它歸心以排拒蘇俄。

北越對西沙羣島，不僅認爲石油蘊藏量豐富，視爲重要的財源，且因在戰略地位上，爲它海上防衛的要衝，尤其毛共將此一羣島建成軍事重地，更加威脅了北越的海防，當金邊陷落後，高共內訌，使親毛的喬森潘久不露面，而在北平的施亞努及其流亡政府又無法還都，顯示此乃出于河內正在支持「吉蔑越盟」(KHMER VIETMINH)奪權，據西德「波昂日報」透露：此一期間，北平對河內已採取一連串的海上示威行動。接着便有黎爭訪高，喬森潘率團訪毛^⑬。

證之以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于上年八月五日在海防講話，訓示越南海軍須時時保持警戒和備戰狀態，防衛海岸、領海和外圍島嶼，粉碎敵人一切侵略陰謀^⑭，可見「波昂日報」的消息並非臆測。

上年三月中旬，江青在北平對領事級以上的外交人員講話，在提到越南問題時，她引述毛澤東的話說：「越南是一個廟堂四個方丈，施帛施粥都是施主」。這已顯然是不滿于河內有奶便是娘的態度——爲求取援助而不惜親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

近蘇俄。接着她又敘述毛澤東讓北越大使轉告河內四巨頭，及南越阮友壽、黃晉發等說：「反帝不反修，最後還要第二次革命」^⑮。他所斷言的「第二次革命」，果真爆發，恐將由親毛勢力而來。

蘇俄對河內面臨毛共多方威脅而憂心如焚，從而鼓勵它提前統一南越。此既可制止北平策動越共政權獨立的野心，又可取得交涉西沙的主權。如果莫斯科出面撐腰，則北平便不能不顧慮西沙談判一旦決裂，迫使北越走向極端，將不顧一切斷然以金蘭灣租予蘇俄，這又是河內認爲毛共不得不向它讓步的殺手鐮。因爲統一政府成立後，河內亦已擁有出租南越海港的主權，然而在蘇俄的立場，祇要毛越的爭端能夠擴大，都有利于它進一步籠絡河內。懲息越南統一期限提前，便是擴大毛越爭端的起點，這便是黎爭訪俄後，河內突然提前進行統一工作的原因。

四 統一政府的主要任務在外交

誠然，南北越統一，在內政方面，可謂問題重重，即以共產黨的觀點，也認爲南方與北方處在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南越既無法以飛躍的步伐迅速跟上北越，而北方亦不能倒退以遷就南方。所以在經濟制度方面：北越是「三合一」——包括國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及合作社；南越則採「五合一」的經濟制度——即包含北越的三類而外，尚有小資產階級合營企業、及個人企業^⑯。在政治方面：北越是一黨（共黨）專政，南越則容納民主人士和其他黨派參加。但在爲期十天的統一國會中，對內政上諸般問題的調協解決，則絲毫沒有透露。

據「法新社」從河內所發出的報導，指出統一國會的主要任務，在于制定統一的外交政策，由于戰後的越南，既遭到嚴重的經濟壓力，且「又夾在兩個互相攻訐，並企圖插足越南問題的兩位老大哥之間」，這次難題，實非應用胡志明的遺言所能解決，顯示新的外交政策，在如何減輕由毛俄爭執所給予越南的壓力，並能爭取到西方國家的經技支援^⑰。這又說明統一國會對內政問題，仍然是原封不動。而新成立的統一政府，乃架設在河內西貢兩個政權之上，以執行統一外交政策爲主要使命，在內政上，依然是南北分治——在兩個「革命階段」上循序並行。

上項報導證實了河內突然將統一工作提前，原是為了便于對外交涉。不

過我們認為它的統一外交政策，在對自由國家——尤其是東南亞鄰邦，其所以由勢不兩立，一變而伸出友誼之手，強調和平共存，在主要目標上，並非爲了爭取經技支援和貿易發展，而在穩定南面鄰邦，以便面對北方的毛共。置身于毛俄尖銳對立的夾縫中，河內早已捐棄了胡志明處於超然地位而兩不開罪的原則，并在西貢未淪陷之前，便已靠近蘇俄。

由統一工作的提前決定于黎笋訪俄甫告賦歸之際，便不難看出統一後的外交基本方針，將在共黨陣營兩大之間，藉蘇俄的支持以制毛共。因爲爭取自由國家的友誼與經技支援及貿易開展，無須成立統一政府，由河內與西貢兩個政權分別進行，亦可達成此項企圖。唯有北對毛共，必須以統一政府的名義，河內方擁有要求談判西沙主權的資格，也始可阻止北平策動南越獨立的陰謀。

此外，胡志明在組黨時所策劃的「印支聯邦」——包括法屬印支三邦在內，自高寮共掀起叛亂開始，無不是由河內策劃支持，雖在越南戰場上極感兵員不繼的情況下，亦斷不肯調用其支援寮高共叛亂的部隊，當金邊永珍先後變色，河內之所以尚未進行組織聯邦工作，一是由于必須先行統一南越，再則由于毛共勢力已伸入高寮共陣營。而今南北越統一政府既已組成，且以執行統一外交政策爲主要任務，在內政方面，仍可各行其是，這便有利于河內對寮高共的籠絡。一旦毛越形成正面衝突，在兩國親毛派遭到打擊時，河內便可號召寮高共政權，結成聯合外交陣線，再進而形成「聯邦」。

五 毛越都在曠兵秣馬

北越與毛共形成劍拔弩張，且以西沙羣島爲衝突的焦點，早已由暗鬥變爲明爭，在統一國會會議席上，前河內國防部長——亦即新當選的統一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曾在國防政策報告中，指出統一的越南，要强化國防力量，以保衛島嶼及大陸棚的領土主權，他雖沒有明白指出島嶼的名稱，但一般都確認顯然是針對毛共所佔領的西沙羣島，及成爲很多國家爭執的南海島嶼。這已明確地揭露了河內提前統一南方的基本任務，在國防上，乃以毛共爲假想敵人。

至于如何強化國防？武元甲在今年五月間，已發表一篇論文，題目是：「建立穩固的全民國防，保護社會主義越南祖國」。根據河內電台的廣播：

作者認爲保護越南，現在必須精練一支現代化勁旅，以便打敗更大規模的侵略，他心目中的侵略者是誰？越戰結束後，美軍既已從泰國基地全部撤離，自然不會再蹈介入印支戰爭的覆轍，蘇俄雖急于向東南亞伸張勢力，但對河內籠絡尚唯恐不及，更不會向越南用兵。那麼具有與它作戰實力的，捨毛共其誰？^①

毛越之間的舊讎新恨，自上年元月北平出動海陸空軍，從阮文紹政府部隊手中奪回西沙以來，便日益緊張而表面化，河內政權不僅一再揚言要收回「失地」，在今年五月間所頒的「越南一統地圖」，且將西沙羣島擅改名稱，列入越南版圖，以致毛共「新華社」于五月七日針對此事發表聲明，重申對南海諸島嶼的主權，然而河內在統一政府成立後所發行的第一套郵票，仍然是將西沙、南沙併入了越南的領土範圍，更證明武元甲所透露的，統一後的越南加強國防武力，爲了奪回西沙，不惜與毛共一戰。

更耐人尋味的，是今年「三八」婦女節，河內的慶祝大會，選擇在「徵氏姊妹廟」前廣場舉行，徵氏姊妹的事蹟，據「後漢書」「馬援傳」稱：

「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十八年春（公元四二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側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徵氏姊妹在中國歷史上是叛賊，但到河內政權成立初期，民族派與親俄派唯恐越南淪爲毛共附庸，遂爲其築廟祭祀，捧爲越南民族英雄，當周恩來初訪河內時，並被引導入廟參觀，以示越共斷不甘對北平臣服，否則便將觸發如抗法一樣的抗毛戰爭，但周入廟後，居然自動對徵氏姊妹塑像大禮參拜，以示毛共無意臣服越南^②。值周恩來死去之後，毛越爲西沙之爭已形成劍拔弩張之際，河內在此反華的「女英雄」廟前慶祝「三八」節，無異號召國人，必須發揚徵氏姊妹的民族精神，和毛共進行一場爭奪領土的戰爭。

不過從武元甲的戰略部署看，將來越南對毛共的戰爭，並不止于海上作戰，在毗連大陸的陸地上，更早已步步設防。據上年十二月九日河內電台廣播報導：北越國防部已派遣大批核心幹部，前往鄰接雲南的萊州省訓練民防武裝，在該省軍區司令部之下，已協助加強了逾一百個民防組織，與四十個自衛部隊^③。北越的萊州，是與雲南車里及寮北接壤的省份，原爲車里所屬

的猛鳥、烏得土司地，至光緒廿三年始被法人合併劃歸越寮。

由于萊州與寮北猛臘一帶居民，仍與車里夷人血肉相連，商業往來均以車里為中心，所以毛共在此設有支援訓練補給越寮共機關，寮北亦因此被寮共親毛派割據，自滇寮公路建築後，毛共在滇寮越交界地帶更駐有重兵，河內在萊州省首先加強防務，便是基于此種特殊情况，也可說是對鄰接毛共的邊疆，做好了全面戒備。

六 蘇俄的公然挑撥

我們再看毛共對河內的態度的轉變：在西沙方面，除加強軍事建設，派遣重兵駐防，及從事農漁增產而外，並于今年五月，由駐軍展開「一手拿槍、一手揮鋤、保衛西沙、建設西沙運動」。由駐守該島的海軍某部隊指戰員宣誓：「要認真落實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一手拿槍，時刻準備殲滅一切敢于來犯之敵；一手揮鋤，用辛勤的汗水建設海島」，香港「大公報」于刊載此項消息的當天，並在短評中指出：

「蘇聯多年來出版的許多世界地圖集，都清楚地表明南海諸島是中國領土，到了前年一月，當南越傀儡政權阮文紹派兵侵犯西沙，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殲滅後，「蘇修」竟恬不知恥地在我國南海諸島問題上大做文章，誣指我國的西沙自衛反擊戰是什麼「政治挑釁」。

凡是有機會，「蘇修社帝」總是不放棄對我國進行挑釁搗亂，它有時搞明的，有時躲在幕後慫恿其他人出現，今天蘇修對南海諸島又圖搞事生非，顯然別有用心，要玩弄陰謀」②。

很顯明的，毛共已毫不諱言它和越南的西沙之爭，乃起自蘇俄的從中挑撥，而河內的突然決定提早成立統一政府，既是為了取得要求與毛共談判西沙主權的資格，且因此項決定又在黎爭訪俄結束之時，可見上舉短評中所指的「蘇修社帝」有時躲在幕後慫恿他人出頭，便無異揭露越南以統一政府名義與它進行西沙之爭，都是出于克宮的慫恿，而「五、七指示」的一手拿槍，時刻準備殲滅來犯的敵人，正是由它一手卵翼而成長的北越。

天安門羣衆反毛暴亂掀起後不久，法新社記者曾經南寧前往河內。他在南寧機場所見到的，為一片備戰狀態，連旅客中的歐非外交人員，都不准離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

開機場，祇能在禁區內過夜，而在跑道上的二百多架軍機，又都準備隨時起飛作戰③，這更會令人想到在此時此地的備戰，便祇有認為是迎接來自一山之隔的北越進軍，故毛越雙方爭執的焦點雖在海上，但在毗連的陸地上，如果連同河內在萊州省的加強邊防看，便不難了解劍拔弩張情勢的一般。

所有河內對毛共具有挑釁性的措施，無不是「塔斯社」首先報導，如河內新出版的地圖，將西南沙羣島併入其領土，及在徵氏姊妹廟前慶祝婦女節等消息，均為該社捷足先得，廣為宣揚，且挑撥煽動意味，充分表露于字裏間，而北平「人民日報」于七月四日所發表的「祝賀南北越統一」社論，其中指出越南三邦的勝利，是反霸鬥爭的成就，儘管超強尚在爭奪霸權，但肯定它們必將失敗，而一貫支持印支反霸的毛共，當然要對各國人民的反霸鬥爭繼續支持，這又說明越南統一政府成立後如果倒向莫斯科，北平即將支持越南以至寮高人民掀起「反修」鬥爭，亦即重申毛澤東「反帝不反修，還有第二次的革命」的警告。

七 結論

我們斷不可認為河內在統一政府成立後，對東南亞非共鄰邦的化敵為友，在路線上，是趨向于追隨北平，不僅不急于將美國勢力完全排除，且有經由這些美國盟邦拉攏華府的用心。如果我們要深入了解河內急于成立統一政府，乃出于莫斯科的慫恿，以便于阻止毛共分化南越，及取得要求談判西沙主權的資格，且已演成雙方都在礪兵秣馬，便不能不認為河內在此種情勢之下，唯有以安撫南面鄰邦為首要目標，至於爭取經技支援及開拓貿易，還在次要，這是必須認清的本末。

誠然，越南最近所提出的口號，是「一切為了生產，一切為了社會主義建設」，要想增加生產，便必須在科技方面有革命性的突破，因此，黎爭在統一國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生產關係、科技、思想文化三種革命之中，最重要的是科學技術革命」。此項意見，並經國會通過決定採納④，為取得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支援——尤其是美國及其東南亞盟邦，便不能不使外交稍向右轉，所以在派遣副外長潘憲訪問「東協」五國並迅速決定建交的同時，被羈留在西貢的卅九名美國人，也同時送出了鐵幕。

一般認為越南統一政府一經成立，迅即由國會副主席春水發出呼籲與印支及東南亞各國建立友善關係的聲明，而統一政府副總理兼外長的阮維楨建交四原則，亦在同時宣佈，接着便有由副外長潘憲所率領的代表團，分訪馬、新、菲、印（尼）、寮、緬，並邀泰外長訪越談判建交，在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即與「東協」五會員國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不僅潘憲在吉隆坡表示願意考慮「東協」中立概念，且河內對泰國外長披猜保證，將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這都顯示河內將迅速走上南羅路線，企圖拉攏西方集團，一以引進先進科技，一以平衡俄毛的競爭。

不過我們認為河內的外交轉變，雖然具有此種企圖，但在整個策略上，祇是次要，最近河內在可倫坡不結盟高峯會議席上，反對承認東南亞中立化，不惜開罪新近建立友好關係的「東協」國家，並與馬來西亞代表展開激烈的舌戰²⁴，便可證明它受到了莫斯科的壓力。因為它面對毛共展開惡鬥，固然需要安撫南面鄰邦，但權衡輕重，究不如取得蘇俄全力支持的重要，其次，唯河內馬首是瞻的寮共亦曾向可倫坡高峯會議指出共黨在印支的勝利，是東南亞「革命」運動和對新殖民主義所作奮鬥的榜樣，也就是這些國家能夠獲得真正獨立的榜樣²⁵。這便是為阮維楨所發表的支持東南亞國家「真正」獨立、和平、中立的所謂建交四原則所作的註釋，河內雖已保證不支持泰共，也仍將由寮共作為它的代理人。

雖然越南在戰後創痕滿目，再加今年北方大旱，南方大水成災，造成二百廿萬人缺糧，美國在南越所遺留的工業設備，都須與東南亞非共鄰邦交往方可取得糧食及機件技術支援，但它在引俄制毛的前提下，蘇俄斷不會聽任它走上南羅路線，所以美國名學者魯申派斷言越南決不會參加「東協」，否則「東協」組織亦將失去意義²⁶。這在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便已得到了證明，當已喚醒了大馬等各國領袖的迷夢，可以瞭然于越南統一後的外策突變，祇是爲了北拒毛共，不得不安撫南鄰。潘憲在訪問東協各國之後，再訪永珍并發表聯合公報，其中強調越、寮、柬將組成聯合陣線，以處理對東南亞的外交，這又是爲實現其「印支聯邦」腹案的奠基。

註①星島日報、一九七五、五、十六、二版。

註②程浩著「東南亞列國誌」——「中印半島中部三國」、「旋風出版社」印行。

註③星島日報、一九六四、七、十三、二版。

註④尹慶耀著、「赤化後的越南動向」，本刊，十五卷、第四期。

註⑤星島日報、一九七五、九、十三、二版。

註⑥南洋商報、一九七五、十、六、一版。

註⑦星島日報、一九七五、十二、廿一。

註⑧「南中國海諸羣島一直是中國領土」，北平電台轉播「光明日報」專文，一九七五、十一、廿五。

註⑨南洋商報、一九七五、八、十一、二版。

註⑩拙著、「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本刊，第十二卷、第五期。

註⑪⑫拙著：「第三越南陰影」，本刊，第十二卷、十一期。

註⑬⑭拙著：「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本刊，第十五卷、第一期。

註⑮星島日報、一九七五、十一、十七、及一九七六、三、九，刊載其專用「紐約時報」莫斯科八日專電、二版。

註⑯星島日報、一九七六、五、二、一版。

註⑰李玉成「北平河內關係緊張」，中國時報、「觀察站」、一九七六、五、十八、一版。

註⑱P、J霍尼、「北越內幕」，國際現勢週刊，載陳銘感譯稿、五二七期。

註⑲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五、十二、十、二版。

註⑳施君玉，「西沙軍民一手揮鋤一手拿槍」、「大公報」、一九七六、五、九、一至二版。

註㉑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四、七、二版。

註㉒「越南向東協展開外交與東南亞局勢」，華僑日報社論、一九七六、七、十六。

註㉓中國時報、一九七六、八、廿、一版。

註㉔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八、廿二。

註㉕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六、廿七，引述「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魯申派博士在新加坡講詞、三版。